

月球的事

太空人上宇宙，人死了去天堂。世界好像就該這樣轉動。這樣的常識連小學生都知道。按照推論法，因為我們是小學生，我們應該知道。因此當我們開始討論中小學科展題目，而麥哲林提到上述二者搞不好是去同一個地方的時候，我便有一種你連小學程度都沒有的憤怒。

「按照你這麼說，阿姆斯壯上月球的時候，不就可以碰到死掉的蔣經國。」我試圖讓麥哲林理解這其中的荒謬。

「事實上，照時間推算起來，那時蔣經國還沒有死掉。」隔著面罩，麥哲林冷靜的說。這件事情倒讓我大吃一驚。我一直以為姓蔣的總統只有一位，也就是那個看著魚逆流而上並且在死掉時電視變成黑白的，但卻因為全國放假一天讓大人回憶變成彩色的那位。

「總之，上了太空，也要任務失敗後，太空船墜毀了，太空人才能上天堂。」

「但反過來說，如果人死了，哪裡都能去。理所當然也就能上太空。」麥哲林回應我：「這麼說來，人死了比發展太空科技划算。因為他又能去天堂又能去宇宙。」

「但科展的目的是展示科學，不是鼓勵人去死啊。」我說。

*

爭論是無用的。從認識麥哲林以來，我就知道，他的硬脾氣比他的面罩還要韌還要難以取下。

「你不覺得奇怪嘛？如果在上太空之前，人們早就透過望遠鏡，知道月球不過是一塊冷冰冰的石頭，上頭連個屁都沒有，為什麼還要派人上去呢？」麥哲林持續要說服我。

我本來想接話，是啊月球連大氣層都沒有，不只是屁，也沒有皮。但看到麥哲林臉上罩著的布，我怕刺激到他。話便被硬生生哽在喉嚨裡。

你的面罩下是什麼模樣呢？不只是整個班，也許整個年級，不，整個小學都想要知道。有人說他媽媽把它從身體裡推出來時醫生剪錯了臍帶，將鼻子剪掉了。也有人說是三歲時他們家養的狼狗沒拴緊撲上嬰兒床惹得禍，我們想像麥哲林的臉更像是從外太空窺望星球，想知道大氣層，或說那層面罩下，他的臉是什麼樣子。

像隔著遙遠的星雲，麥哲林當然不知道我腦海裡在想什麼。但也許他從沒期待過我真的有在思考吧。大家都覺得我慢半拍。我很想跟他們說，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地球也要從一團氣體開始的。總要給我一些時間吧。而麥哲林則繼續說：「明明知道月球是塊硬石頭，為什麼還派人上去呢？那是否代表，美國人真正的目的，是為了上頭有什麼？」

是喔。那是為什麼呢？

透過面罩上的孔洞，麥哲林的眼睛是整張臉最有神采的部位，他說：「他們上太空，是為了抵達下面。」他指了指教室水泥地版；「登月計畫真正的目的是，他們想要證明，鬼魂，或者說，靈魂存不存在。」

如果靈魂不存在，那天堂也不存在。太空人上宇宙或是上天堂還不是都一樣。那就是麥哲林的推論。他興致勃勃的拍著我的肩膀，「這就是我們的科展內容，」他說：「我們要藉由登月計畫，來探索鬼魂存在之謎。」

*

那時是初秋，葉子飛旋打轉，一片一片落在游泳池上。很多事情我們是第一次發現，例如葉子從來不落在同一個地方。而水總是流動的。世界便是以這樣的形式存在，也必須要這樣子存在下去才行。游泳池被落葉覆蓋起來。水開始變冷了，天空就為他披上一件紅絨駁金線的毯子。

根據麥哲林的說法，科學如此發達，人類依然無法辨別有沒有鬼的原因是因為，地球上的干擾太多了。風向、氣流、冷熱、重力、濕度……，到底是真的有鬼，或只是潛在的自然因素干擾，沒有人搞清楚過。因此，太空變成最好的檢測場所。

「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真空實驗室。」麥哲林說。太空去除了所有干擾的可能。比較起來，如果只要花上一次登陸月球的經費，就能證明千古以來困擾人類的大難題。那是不是很划算呢。

我點點頭。但麥哲林只要我直直走直直走，頭都別動直往前。我還真的照著走，接著便一腳踩了個空，葉子開始經過我，水平面真的只是一個平面，那下頭無數的氣泡撐起它讓他不斷往上漲高，耳朵一下子斷了訊號（休士頓休士頓，這裡是阿波羅十一號。準備發射程序。），眼睛一旦適應後，便會覺得黑色是有層次的，垂直刻度越往下那顏色成等比的深。有一刻我想不是我下沉了而是世界起飛了。

（我們已經升空了。 NASA。）

我試圖撥動手，像魚拍動牠的鰭。因為液壓的關係我彷彿能聽見身體裡的聲音，心臟怦通，血液衝過脈管隆隆哄哄，一個內宇宙的開發。太空船的引擎正轟轟轉著。我抬起頭，葉子不停從更上方掉下來。一點一點的掩住光的空隙。很快我就會被靜謐的黑暗完全包圍。

然後，我遇見太空人。

太空人帶著圓盔頭罩，身上衣料因為水壓的關係往後貼，拉出纖細的身形。我只盯著他手上大大的鉤網看。心想高科技的道具怎麼做的那麼簡單。

是的我看見了。上帝是太空人。月球在面罩裡，水越深太空越黑。

接著我從背後被拖著，擱淺池邊時張口就吐出一堆水。水裡有紅紅的還沒枯掉的葉片。像是吐出火。麥哲林也張開嘴像在噴火，「你沒關好門」，他指控。所以我走著走著就掉下去。太空人拿下頭盔，歡迎光臨地球，但那其實是同班的阿

麟。他自始至終張大了嘴，沒有水吐出來，但麥哲林卻反過來要求，「我要求你讓我們進水裡去。我們在水裡進行模擬實驗。不然我就跟你老爸說。」麥哲林的意圖那麼明顯，面罩都遮不住，他說：「我會說是你打工時沒把門沒關好。害同學拜訪時掉下來。」

那就是我們商借場地的經過。阿麟那時正全副裝備，在作例行的清掃工作。他們家是開游泳池的。那游泳池不一樣，比一般的池子還要深兩倍。那其實是座潛水池。也開放給潛水愛好者練習潛水用。他們把泳池開在二樓，一樓池底弄了幾扇窗，窗旁邊是景觀餐廳，有時我會想那到底是誰看誰，是吃潛艇堡的遊客看著窗內穿著橡膠衣的潛水夫，還是潛水夫欣賞又一艘巨大潛艇被條肥胖的鯨魚塞入嘴裡。

麥哲林的威脅有沒有發生作用不得而知。畢竟平常我和麥哲林都被威脅慣了。你能期待帶面罩的孩子和他的慢半拍跟班有什麼尊嚴？奇怪阿麟幾天後卻答應了。他的條件是，他要參加我們這組。我和麥哲林事後猜想，這也許和他們那個科展團隊彼此鬧不合有關係。總之，我們變成三個人。太好了，NASA，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也是三個人。柯林斯。阿姆斯壯。還有，嗯，反正考試不會考所以不需要記起來的第三個。

*

那麼，登月計畫如何證明鬼魂不存在呢？

總不可能設香案請招魂，像是老港片殭屍電影裡讓那些一眉道人或是穿黃袍身畫八卦的大鬍子大喝一聲，無重力環境擺壇設香案，手一揮符咒在無氧太空中憑空起火，腳猛踱（林正英大喊，這是我的一小步。全人類的一大步，），銅鈴一搖，拜請拜請，有請地府鬼差吧。

面對我和阿麟的提問，麥哲林驗證的方法科學多了。他說只要進入太空這座真空實驗室，有的是方法可以實驗。例如說，其中一個檢測方式就是，科學家曾經測量瀕死者的體重，發現死者在醫學宣判死去的那一瞬間，體重因此減少 21 克。有人因此認為，那大概也就是靈魂的質量。

麥哲林說，假設此為真，如果人們能在月球上證明，生物死去後，重量不會因此減輕。一切都是因為地球的重力影響，那就可以證明，靈魂不存在。

麥哲林指著自己的腦袋說，其實一切的實驗早已經完成了。結論都出來了。在過去的登月計畫中。也在那個罩覆蓋起來的黑暗裡，有一顆坑坑巴巴的大石塊，一切的實驗結果都在那裡被完成。但我們畢竟是為科展而準備，你也知道，科展的重點不在科學，而在於展覽。「所以，我們模擬。」我們就是要在重力減輕的游泳池內再現當時登月時可能進行的實驗。

如果能證明有沒有鬼，那確實是一大發現。尤其是，我們竟然能看穿最先進的太空科技發展原來是為了明白人類最原始的疑問，關於死後之謎。這是何等驚人的發現。一比較起來，身邊那些研究豆芽菜生長或是蚯蚓切成幾節才停止分裂

的實驗真的很像是小學生等級。

當然，在游泳池底下設計實驗室比我們想像的難。那當然是因為游泳池在秋季後已經關閉的關係。我們只能利用深夜偷偷進入。這時候阿麟的存在就很重要。對我們而言，他就是活生生會走路會自動來迎接的大門鑰匙。

葉子仍然持續往下掉落，我們拿著防水手電筒在游泳池底下作業。有時候就把燈擱在泳池旁，從水面下仰看上方，一點微微的光透過水片波折開來。好像真的從荒涼的宇宙仰望著星球。

已經有了實驗場地，第二步，添購實驗器材。我們已經得知，太空人在宇宙中測量體重，其實是靠著一根彈簧。讓太空人在彈簧上震動，借儀器檢測彈簧的正幅就可以知道體重多少。但套句麥哲林常說的話：「看得到的事情往往是最難的。」很多時候這說的是他的臉，但現在也可以套用在研究室的建立上。如何在水裡建造可以測重的器材著實讓我們傷透腦筋，畢竟我們組過最大型的器具就是樂高摩天大樓和便利商店的組合公仔。

也因此，水中測重的實驗變得遲滯，倒是另一個附加的實驗卻進展得飛快。

那都多虧阿麟的提議。阿麟的概念也是從麥哲林的登月實驗出發。也是關於重力和地球的種種變因。但卻從相反的方向入手。

阿麟的問題是，如果是星球的重力和種種自然因素製造了靈魂的錯覺，這是不是說，星球決定了鬼的能力呢？

也就是說，離開了地球。鬼所能做到的，我們也都能做。那鬼到底為什麼存在呢？

例如說，漂浮吧。

泳池旁，我借力一蹬，輕而易舉便到了池中央，阿麟拿出防水手機拍下我們漂浮的這一幕。如果取消了重力，人們在宇宙中也能輕易漂浮，那鬼能漂浮就不算什麼了。甚至可以說，所謂的鬼，不過就是在這地球上提早失去重力的太空人而已。

「鬼來囉。」我們三個漂浮在夜暗的水中。阿麟為我們找來兩頂潛水頭盔。「你人真好。」我這樣讚美阿麟，他卻偷偷在我耳邊說：「如果我把頭盔拿給麥哲林帶，你想他會把面罩脫下來改帶上頭盔嘛？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臉？」原來他在這主意。我聳聳肩。事實證明麥哲林連帶上頭盔都不會拿下臉罩。我們三個各自頂著重重的頭，數一二三，背向後任地心引力將我們拉向池中。太空人進行月球漫步。在學校裡阿麟幾乎不太和我們說話。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像是真正的朋友。真的喔，這裡也許是宇宙的盡頭，我們漂浮在宇宙的水裡。就算我們再努力下潛，還是有一股浮力把我們往上托。於是我們便會拉著手，試圖增加重力。

我們把這姿勢稱作「登月小艇」手勢。一開始我和麥哲林的默契很好，我們總是控制得宜，很快的往下潛，是的指揮中心，左翼噴嘴拉高，機翼往下。而相比起來阿麟控制的沒我們好。他那頭總是一個人往上浮。

直到那一次，阿麟的老爸來。我不知道他為何會來。大概是又喝了酒吧。總

之，當樓梯的電燈亮起，我們像是一群受驚的感光動物似，麥哲林往我這看了一眼，彼此甚至連頭盔都還不及帶，就嘩嘩往泳池方向竄去，那時阿麟正背對著樓梯組裝器材，麥哲林順手一推，跟著將他打落水中。

阿麟才要冒出頭，但光源已經從池水表面透穿而來。麥哲林指著上方，伸手做出「登月小艇」姿勢。三個人圍成小圈圈規律而穩定的向下潛。一顆又一顆氣泡從我們嘴中冒出。我數算著面前的泡泡，一二三四，嘩嘩啾啾，忽然就發現，氣泡怎麼變多了呢？一回頭，阿麟正張大了嘴。我想是他剛剛落水時沒有吸飽空氣，這下子糟糕了。我可以感覺到阿麟緊握的手指猛然掐緊，黑暗中更多的泡泡往上竄。每一顆都像在求救。

NASA，我們遇上麻煩了。

我拉拉麥哲林的手，正想往上浮，但另一側，阿麟卻執意往下。登月小艇的重心變成以他為主，阿麟閉上了眼，捲起膝，像熄了火似沈沈帶著我們往下。

等到再竄出水面時，光影止息，我幾乎以為阿麟的呼吸也停了。

「你為什麼不浮起來呢？」我用著那天阿麟以手拖背拉著我上岸的姿勢將他帶上岸。他頭髮溼漉漉掛在額邊，眼睛閉著，嘴巴卻咧開了。

他說：「這樣就不能在一起了。」

我忽然有點感動。重力大概能解釋一切的事情吧。而如果有人能違抗重力，那大概也就只有朋友了吧。

那一刻起，我忽然覺得跟阿麟熟了起來。

*

登月日誌：

十月十一號。太陽落下後七小時。NASA，我們已經準備降落寧靜海。我們成功於游泳池底設立了臨時實驗室。在重力減輕的狀態下，我們有自信能夠模擬靈魂的測重實驗。

但真正的問題來了。依然是套麥哲林的話，「看得到的事情往往是最難的。」，只是這次應該把話反過來說。「最難的事情往往是要被看得到。」如今器材也都弄好了。實驗結果麥哲林說他也能預料了。但問題是，我們如何讓實驗「被看見」呢？

也就是，我們如何尋找死者呢？

「不然，我們帶一隻狗來？」

連果斷如麥哲林，都有猶豫的時候。當他開口時，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他在報復。那是否可以間接證明三歲時狼狗俯身嬰兒床的謠言是真的？但沒有人接話。連麥哲林自己都沒有認同。NASA，我們遭遇難題了。

不過，阿麟的實驗卻意外的順利。

實驗之二，鬼為什麼能夠不受空間的限制來去自如呢？例如穿越牆壁，或是

忽然出現在我們眼前？

這還不容易。阿麟說道，他在水中丟了顆藍球。跟著在籃球上用簽字筆寫了字，卻沒讓我看到，接著，他要我貼著池壁站著，「你別動喔。」他說。我還是弄不清楚他要做什麼，倒是麥哲林似乎立刻就明白了。他咕噥著說：「什麼嘛。原來是這樣。」

那是什麼意思？

我撇過頭來問麥哲林。

「不是要你別動嘛！回頭看他幹什麼！」阿麟的聲音從池子那頭傳來。

我則持續望著麥哲林，麥哲林渾然不理會阿麟的喊叫，開口說：「你轉頭再看那顆球一眼。」

在我面前，水光波動，球體在黑暗中載沉載浮，「注意那顆球。球上的字。」麥哲林的聲音像從很遙遠的地方來。

球面上，寫著我的名字。

這就是答案。空間沒有動。是時間動了。如果星球比較小，例如，一顆藍球那樣小，那它的自轉比較快，只有它這邊的時間在動。時間不等差，也就是說，我沒有動。但他的時間動了。要是鬼魂的時間感知比我們快，那他確實可以先我們一步出現在任何地方，明明在我們後頭，下一刻卻可以跑到我們前方。

「原來是這樣。」我在水中用力拍著手。麥哲林果然不是蓋的。當阿麟從那端游過來的時候，我熱切的對阿麟解釋。

「這都是麥哲林跟我說的喔。」我說。但很快就注意到，阿麟的臉孔垮了下來。

「這是我的實驗。」他低低的說。

「是我們的。」在我上方，看不見得地方，麥哲林的聲音晚了一秒傳來。

然後是長久的沉默。

我忽然不知道該往前看還是該朝後瞧。有一股浮力讓我失去了重力。下一刻，我只能潛回水中。一切都是因為重力。我再次告訴自己。但我還是弄不清楚，重力可以讓一切變得穩固，或者，他會將一切往下拉。

*

登月日誌：

NASA，實驗持續膠著。「這跟實驗成敗沒有關係。我們甚至能打造一個重力減少的實驗環境。但我們卻找不到一具屍體……」麥哲林在池畔大聲抱怨道。隨著時日緩移，離科展的日子越近，我越能感覺到他的焦慮。這麼大一座宇宙我們都能搞定了，卻找不到一個人來死。

相較起來，阿麟主導的「鬼魂能力大破解」之實驗則進步神速。「為什麼鬼沒有影子呢？」阿麟用手電筒照射那顆浮在泳池上的籃球，當然那是月球，而我的名字就寫在這一顆微縮月球上，阿麟要表達的，月球陰影面沒有光源，所以在

上頭的事物都不會有影子。那麼，別說是鬼，人也不可有。

「也不能說錯啦。」麥哲林啞啞回應道。面罩下像是有東西在爬，讓他不自主的這裡抓那裏摳。

「那我們是不是該慶祝一下，實驗有重大突破呢？」阿麟從游泳池另一端游過來，露出神祕的笑。

要怎麼慶祝？

「發射一枚火箭怎樣？」

NASA，太空船現在要發射了。更深的池底，大概有億萬光年水深，落葉和泥沙螺旋打上，阿麟在那揮著手。我們今晚要發射火箭。

誰都可以在游泳池底升空。只需要養樂多瓶和一塊塑膠版，以及一根點燃的火柴，利用真空原理和水壓效應，養樂多瓶會在你放手後往上爆衝。

我們集體站在失重的池底，鼻腔和口唇裡的氣體逐漸漸少，眉睫與頭髮都輕飄飄的，我們一起抬頭，下一刻，阿麟放開手，養樂多瓶往上直衝而去，黑暗水底拉出一道灰色的氣流線，在手電筒照射下直直往更上方射去。沒有發射的隆隆配音，耳邊持續傳來體內的嗡嗡聲。我作了一個敬禮的動作。心中想起深夜影集的內容，那裡頭巨大的星艦持續航行過一座又一座銀河，艦長總說，宇宙，人類的終極邊疆。我不知道再過去會是哪裡，但那些看不見得地方就是邊界了吧。就像手電筒照射的極限是一道黑色的線，我想那裏就是世界的邊疆了。好奇怪站在極限之前，我卻覺得幸福。

再過去一點點，就會到達那裏了吧。

胸腔最後一點氣用盡之前，我拍著手往上浮去，黑暗的水平線上浮出第二顆頭，然後是第三顆。連麥哲林都加入了。水面上漂浮著幾棵水母頭面面相看，黑皮膚白眼睛，都是白色的笑。我們分別拿起養樂多瓶。

熟悉如何控制火箭後，火箭發射典禮很快進化為星際大戰。我們控制火箭發射的方向，黑暗裡矯健的跟著旋飛乍噴的水流，想像自己就漂浮在星艦旁。更多時候，我們彼此瞄準，轉舵，左舷傾斜四十五度，防護罩功率下降百方之伍。主炮瞄準。射擊。我們彼此射擊。擊落對方的火箭。

某一個瞬間，黑暗中，我的太空船受到強烈的衝擊，我吐出大塊的氣泡，一扭身，黑暗中，有什麼堅硬的物體抵著我的腰部。

是阿麟的飛彈。我立刻意識到。我們在水中踢抓著。彷彿在星球邊緣決戰。落葉漂過，細塵沙粒打轉，是飄移過星屑凝聚的土星環，我在氧氣用盡之前掙扎著要浮上水面。

如果.....

眼前幾乎都快看不清楚了，胸囊癢癢的像引擎要爆炸了。漂浮的黑暗中，阿麟似乎開口跟我說了什麼。

（什麼？）

聲音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們在很近的地方，發出來自遙遠的聲音。他嘴型誇張的動著。氣泡一顆又一顆的上浮。那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吧。可是在這裡，在

宇宙裡，聲音也變得很輕。

如果.....

竄出水面那一刻，阿麟拿起又一個養樂多瓶，他開口說。「如果.....」

接著，他將養樂多瓶對著嘴，低聲說了些什麼。封罐。加壓。是的，宇宙，我們同時潛入水中，一起仰頭，最後一刻，在水平線上日照覆蓋整個泳池前，星球切過了換日線，他鬆開手，橘色的光覆蓋了整個池面，且因為水波的關係，有了絨邊和波皺，像是那個名叫太陽的行星正噴出紅色的漿液，宇宙，這裡是阿波羅不知道幾號。我們以後不知道會怎麼樣，這是給你的秘密訊息。在無數世紀後，有人會接到這個訊息的。

*

但要不了多久，我就知道那個訊息了。

那是在小組討論課上。離科展報名只剩下一週。教室裡像養起一窩蠶寶寶，同學們三兩成群安靜聚攏在各自的位子前，低頭像囓咬桑葉那樣沉默而焦躁的為進度仆伏在桌面上趕工著。我和阿麟則彼此對看。因為麥哲林今天沒來。而偏偏一切實驗又都完成在麥哲林腦海裡。這會兒，我和阿麟真的像是漂浮宇宙的大型廢棄物。

「所以，你們那組做什麼呢？」

徐瑞鴻探過頭來問。

我知道阿麟在過來我們這組之前，本來該和徐瑞鴻他們一組的。我曾聽阿麟大致描述關於他和徐瑞鴻的研究，那是關於如何以摺紙提起重物的研究。乍聽之下好像真的像是我們小學生會做的事情，摺紙啦，從生活中出發，解決小問題啦。但細細想起來那也挺難的，紙張如何乘載重物，必須要用更繁複的折法，以阿麟的說法「要對結構力學、物體施力點和平衡力學等」有所理解，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但這一刻，我先發聲說：「我們研究可是很炫的。要對流體力學，行星地政測量月球地質學有所理解，才能進行，最困難的部份是想像一顆星球，想像他的整體文明.....」

我似乎可以感受到背後阿麟投來的疑問眼光。是呀連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阿麟開口了。

「我們這組，是打算借用模擬的方式，來描述世界的真理。」

世界的真理。

對了。就是這樣。我幾乎要拍起手來。宇宙與天堂的距離，世界上有沒有鬼。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疑問。

阿麟拿起手機，按下播放鍵，裡頭有這幾週以來我們斷續進行的實驗影片片段。「我們利用游泳池模擬宇宙。在接近失重的狀態下，再現當初登月的情景。並以此來檢證。」

接著，就要逼近核心了。阿麟就要說出主題了。我們要利用模擬登月這件事情，證明世界上沒有鬼。

「我們要模擬登月，」阿麟果然開口了：「來證明，登月是假的。」

什麼？

在徐瑞鴻做表情之前，我比他更早一步張開了嘴。啊一聲叫了出來。

從這時起，阿麟的聲音像被誰按下快轉，嘎嘎嘎變得快速。他說「是的，為何人們可以漂浮在月球上。那是一種表現技巧。如果連我們小學生都可以做到，這是否代表，登月是人類偽造出來的？阿波羅登月，其實是在攝影棚裡進行的。畢竟，我們都只透過電視或是影片看到，你怎麼證明，他們真的有上去。」

「你們要知道，看得到的事情往往是最難的。」阿麟對我眨眨眼；「這其中最難的事情就是，讓一世紀以來的人們以為自己看到人類登陸月球。」

「登月，登月怎麼會是假的？」我的聲音像極了背景配樂一類，有我的反問和質疑，更加深阿麟侃侃而談時的可信程度。

「這就是我們研究的目的，太空人的漂浮可以在水中完成。透過後製修片。看起來就像在宇宙。如果在攝影棚裡，人們一定能更完美的表現失重與太空漫步。再來，請看下一段影片，我們要證明太空人的影子問題.....」

阿麟熟練的切換手機畫面，上網後登入上專門供人上載影片的網站，相關影片他大概都已經找好了，他隨即點入一則阿波羅十一登月的影片。

「看到了嘛？這是阿姆斯壯，」阿麟敲打著小小的螢幕；「螢幕上可以發現，他們是有影子的。而且你會看到，他們的影子不是投影向同一個方向。」

這下連我也搞混了。宇宙上哪來的光源，按照我們的實驗，月球上太空人不該有影子的。

「我等等會播出一段我們在泳池中的實驗，那證明了月球在無光源狀態下不應該有影子。更準確的說，就算有影子，唯一的光源也該是太陽，但為何登月影片上阿姆斯壯等人的影子會四散亂投，這表示有其他的光源存在，那是否就是攝影棚的大燈.....」

「那鬼呢？鬼也沒有影子？」我結結巴巴的說。

「醒醒吧。」被打斷了也沒生氣，阿麟只是同情的看著我：「這還不夠清楚嘛？看得見的東西，都可能是假的。而看不見的東西，則是無法被證明的。」

有影無？那我們還能相信什麼。我忽然明白，阿麟為什麼要加入我們了。而我們才是他的實驗品。

老師在這時候走過來，「上課用什麼手機？」他吼道。阿麟不慌不忙，保持他剛剛沉著的樣貌，將對徐瑞鴻講的話再說一次：「老師我們不是在玩手機我是在證明我的實驗。」

接著，觀眾從老師，變成全班。我們這組的題目在這時候完全揭露，並底定。

在眾人持續仰望著阿麟和他那小小的螢幕之際，我悄悄溜出教室。想要把麥哲林找回來。是的，只要他回來，只要他登場，帶著他的面罩，用他一貫冷靜的語氣說出很聰明的話，一切可以立刻翻轉。

我奔跑在午後無人的大街上，持續思索關於月球的事情。麥哲林的實驗藉由登月證明有沒有鬼，而阿麟的實驗則試圖證明登月是假的。但如果登月是假的，那假的登月能否證明真的有鬼呢？

隔著一扇窗，我輕輕敲打著玻璃，希望麥哲林會從他房間探出頭來。但無論怎樣發出巨大的噪音，那扇窗就像是他的面罩一樣。打不開。

「你要找他們家沒臉的喔。」隔壁躺在簷角陰影下的老先生拿開臉上的報紙，懶懶的問。

「他才不是沒臉的。」我低聲說。當然也只有自己聽見。

「他們今天去醫院啦。沒在家啦。」老先生說。

我搔搔頭，這才想起，對了麥哲林有時會跟我說，醫院答應幫他進行什麼移植，但要定期去作檢查。「有一天，我會變得和現在不一樣。」

那時候，他就可以拿下面罩了吧。我想。

「無效啦無效啦。作什麼大夢。」阿伯還在圍牆那一端說著什麼。我貼著牆壁軟軟的往下滑，抬頭望著很遙遠的天空，忽然就流下眼淚來。

「欸。但我希望登月是真的喔。」我說。

阿伯楞楞望著我。

「我好希望人類真的登上月球喔。」我用比剛剛大上幾倍的聲音說：「我希望那些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